

祗  
平  
居  
士  
集

祗平居士集卷三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辨

諸侯無大祫辨

通考載吳草廬之言謂諸侯有時祫無大祫此臆說也古者毀廟之主皆藏於太廟之夾室祫則陳於太廟而合食焉歷代禮官不聞更有異說朱子論諸侯廟制尤詳六世之後一易世而一遷新主祔則南廟之主遷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夾室而謂之祧祧主之藏夾室朱子舊有定論矣今謂諸侯無大祫則旣祧之後卽爲祭享所不及顧必藏其主於夾室也奚爲不藏夾室則又別無

位置之所至如毀瘞之議出於魏晉以降事非經據昌黎韓子已斥爲不可施行毀瘞旣所不可則當遷祔時自宏奉而藏之如謂世遠則其神已散可以不祭則太祖之祭聖人又何必創此僞禮以欺世如謂雖遠而實有來格之神又何忍獨薄於五世以前使爲長餒之鬼始終不與太廟之合食乎且朱子所論廟制遷祔及時祫大祫昭穆之次皆借諸侯廟制明之謂諸侯無大祫則祧主旣無事於藏祧主無事於藏則諸侯太廟先須削去夾室之制以示別於王朝凡或問語錄所載一切皆成謬說矣朱子必不敢爲謬說以欺世則諸侯太廟之有夾室正所以謹藏祧主預備大祫時之合食此實周公制禮之意也

庶人祭考辨

草廬謂庶人無廟祭父於其寢而已王制言庶人祭寢未嘗限之以世數草廬獨指爲祭父則似祖以上槩不與焉非禮意也禮以廟祭爲大廟有定制而祭無定限禮經所限唯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耳諸侯不得祖天子則自天子而下皆得而祖之大夫不得祖諸侯則自諸侯而下皆得而祖之皆得而祖之卽皆得而祭之是故大夫士不得爲高曾立廟未嘗禁祭高曾也中士下士不得爲其祖立廟未嘗禁祭其祖也不禁其祭而又不許其立廟意者祫祭則於廟時祭則於寢乎至於庶人無廟則不特祖以上皆祭於寢雖其考亦止祭寢而已祭寢之法

蓋對祭廟者言之非謂庶人不得擅祭其祖也古以祖爲王考曾祖爲皇考高祖爲顯考故祭法曰大夫顯考無廟適士皇考無廟然皆得爲壇以祭官師則王考無廟而祭之是無廟者之得與於祭禮經既有明文矣夫有廟者業已備極尊崇之祭然於無廟之祖仍得展其報本之仁況本無廟者但祭於寢其禮已殺顧復割其先祖之愛使人皆習爲背本忘始之行乎草廬又云中士下士得祭其祖於禰廟上士祭曾祖於祖廟夫立廟以祭所以尊之也今使無廟之主反得踞乎其上而有廟者每祭輒壓於所尊是豈古人立廟之意乎果若此則何如竟爲其高曾立廟而使父祖耐食之爲安乎然據其所說無廟之主仍得不

廢其祭自下士以上皆然顧獨禁庶人之祭其祖則又自乖其例豈非所謂多所牴牾者乎昔伊川程子之論時祭必兼及四親若止祭禰是知母而不知父非人道也人孰甘以非人道自居程子此論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近人乃謂大夫而祭高曾已覺分之難滿此直非人道之論耳

### 太初改歷年名辨

史稱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蓋甲寅之年也索隱云漢志以爲其年在丙子當由班固用三統法與太初歷不同余謂歷家推步之術代有不同甲曰焉逢寅曰攝提格從古更無異說況太初歷史公手定不應年歲甲子尙有

錯記篇末歷術甲子所載天漢以後諸年號說者謂皆褚少孫所補果有舛謬少孫不應貿貿然不加考正反以非其年歲而強綴以他帝更元之號且漢志云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統爲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三得此數若并統首計之當云四千六百二十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則是歲之爲甲寅班氏亦旣明知而其下復有太歲在子之云前後自爲乖異必誤文也或疑漢志世經一篇所載歷代甲子甚明豈於是年獨誤余卽以世經覈之班氏之誤可決也天官書云攝提格歲太歲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世經載太初元年前十一月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歲星在丑則太歲是寅非子明矣天官書所載

諸星行度雖不盡史公手筆然亦西漢諸儒纂入又在褚少孫前去史公不遠所言當據太初厯法因此逆數高祖入秦之歲太歲在申歲星在未故五星皆得從聚東井漢志太歲在午徐廣月表注文以爲其年乙未午未之歲歲星當大梁實沈之次與土火金水同聚東井亦非行度所宜明鄭世子載堉進厯言太初元年冬至日爲辛酉以劉歆言甲子爲後天三日余嘗據厯書辨之謂史公預修漢厯武帝親降詔書不應至日甲子猶待後人覈正今謂太初元年丙子則甲寅之歲前爲元朔三年相距二十二年後爲元康四年相距三十八年厯法縱有不同魯史建亥之月火猶西流相距二月已爲司厯之過何至相違若是



之遠三代以後治歷者無如漢之太初唐之大衍元之授  
時爲最善紀年之外至二三十年有餘曷稱善歷或曰今  
通鑑綱目二書皆從徐廣之說以高祖入秦爲乙未太初  
改歷爲丁丑二書上溯周秦下迄五季歷年備載無遺必  
欲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則下推今世歷書所稱甲子皆非  
乎曰漢自哀平以後禍變日多自桓靈以逮魏晉兵戈擾  
攘抑又甚焉當是時官之廢職多矣正時考度皆其所謂  
未遑念斯者也然則君不告朔史不紀時又豈獨周末爲  
然哉後人從殘闕之餘強爲追次寧必其一無舛漏如六  
國表載周元王在位八年徐廣以元年爲乙丑皇甫謐帝  
王世紀則云癸酉定王在位二十八年徐廣以元年爲癸

西皇甫謐則云癸亥又云元王在位二十八年貞定王在位十年不特甲子互舛歷年久近亦殊同屬傳聞安見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孔子序尙書於周代之年月猶弗能具史公以爲蓋其慎也後人纂述前聞當從孔子序書之法就其的可據信者書之太初改朔史漢皆以爲焉逢攝提格之歲此其的可據信者也其他年歲甲子非諸帝本紀所載則槩闕於不知奚必牽連比伍必欲其一無遺漏也哉曰然則漢代之事均屬子所不知曷不并史記闕之而必以歷書爲信應之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余據歷書糾漢志蓋以天之行度決之也天之行度有常卽有進退亦必以漸而致以今歷考之歲星八十餘年始進越

一辰據太初更歷時歲星已在星紀之末則當劉歆爲三統歷時已隔百有餘年歲星自當進越二辰班氏舉漢志云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此殆劉歆自據其所見云爾遂以之逆推前世而不知有歲進之差則其誤固無怪也余謂歷年甲子諸帝本紀不載獨太初星法具著天官并此不信將疑漢代無更歷之事而可乎此吾所以斷然以歷書之言爲信也

又按陳仁錫史考云二家之歲不同者太史公本上古太初歷法元用甲寅班氏本劉歆三統法元用丁丑各有所主也然謂兩家歷法不同所用歷元各異則可謂同此太初元年可以指爲甲寅又可指爲丁丑則不可兩書歲名

各舛必有一非難容強合而太初歷史公手定歷書又史公手著之文吾固不能舍馬而從班也

琴以仲呂爲角辨

古琴五絃桓譚謂文王加少宮少商二絃則餘五絃爲宮商角徵羽無疑矣今以律考之初絃最大而近徵者聲中黃鐘二絃中泰簇四五二絃中林鐘南呂於黃鐘一均宮商徵羽皆合唯三絃特高一律不合姑洗之音故朱子謂琴以仲呂爲角沿其解者謂初與三二與四其聲相應皆在十徽獨三絃退至十一徽與五絃相應者角爲民以其卑於君臣也故下之

此近世俗  
譜之說

不知下一徽而相應其音

之下者乃在相應之絃據此則謂王者以民爲天故民絃

獨高一律可耳惡得反謂之下自我論之律之作一本自然之音聖人能密審其分寸而爲之節非能以已意制其進退也如果可以仲呂爲角則施於琴者亦可施之於瑟推之匏竹皆可如是何獨異之於琴且五音之外復有二變徵之變於律爲蕤賓其於林鐘之徵相去甚微唯以姑洗爲角則中隔仲呂一律其音稍遠而殺故能宛轉承續抗隄礮如若使仲呂蕤賓林鐘三聲同出一均之內則其節度甚促自非以聲爲律之聖惡能於喉吻間倏忽變遷分守不失就使如是歌者難爲口聽者難爲耳矣

語見韻學五書

詩本音蓋譏改字諧聲者如誰謂汝無家之分叶訟獄吁嗟乎騶虞之分叶

此借用之

廢去變徵之聲則其音更有所不備是故以黃鐘爲宮則

一均之內必無仲呂之音若以仲呂爲角則黃鐘特宮之變者必不得直謂之宮或曰若是則琴律得毋以變宮爲宮乎曰是又不然宮徵有變商羽無變若以黃鐘林鐘爲變宮變徵則商與羽何以舍夾鐘而用泰簇舍無射而用南呂乎此又不可通也曰予以黃鐘爲宮必無仲呂之音而今三絃則旣合於仲呂矣以仲呂爲角必無泰簇南呂之音而今二五兩絃則旣合於泰簇南呂矣如謂不宜有而有之則叢雜乖戾琴爲律呂失次之尤者矣曰琴律未嘗有失後世言琴律者失之耳蓋十二律還相爲宮宮非黃鐘所能獨據也論者不審律之變徒執絃之最大者爲宮故商角徵羽皆若爲諸絃所偏據至推之於律而不合

則不得不造爲謬說以解之今自三絃以至七絃按之於律仲呂林鐘南呂及黃鐘泰簇之子聲適合於仲呂之一均則今琴固以仲呂爲宮爾規規焉執黃鐘爲宮謂諸絃有合於商徵以下諸聲不知三絃仲呂之變固已宮移而律換矣猶守故迹以求之母乃近於刻舟之見乎曰律始於宮今以三絃仲呂爲宮則初二兩絃何當焉曰以黃鐘爲宮則五音二變各取其本律之聲而已無不和以仲呂爲宮則黃鐘泰簇之爲徵羽其音反下於宮故但取其半律爲子聲而其全律之聲則寄之於外二絃以相應和所以盡聲音之變而極夫詠歎淫佚之神也曰朱子之說自十三徽以至一徽按而求之絃得二十一聲則所謂子律

正律倍律者一絃之內俱備之矣

宋姜夔樂議分琴爲三準自一暉至四暉爲上

準四暉至七暉爲中準七暉至龍齕爲下準其分寸合黃鐘之子律正律倍律

今以仲呂爲宮卽

何不高其初絃之律以應乎仲呂而必越二而及於三曰以初絃爲仲呂則宮位固可不易然不曰大絃急則小絃絕乎今易三絃爲宮則但高其三絃之律而諸絃俱無所更張少宮少商則但以指按而求之故雖七絃之最清者亦不病於張之太急而黃鐘泰簇之本律又得寄之於外二絃以相應和此和之至也曰自古以大絃爲宮命之曰君絃餘亦俱以商角徵羽稱之其小者曰少宮少商今子以角爲宮則諸絃名位俱移不得已而從俗師之稱以一二三四爲識吾恐其戾於古也曰絃有定而音無定今試



以匏竹例之馬融羌笛頌以君明所加後孔爲商則五音  
本有定稱今之羌笛加爲六孔又更爲七調則其稱自當  
隨調而更豈得泥乎其舊猶執後孔爲商乎史記樂書言  
絃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今絃大  
者乃居最外其餘自外以及於內未嘗大小相次也

史言相次

蓋謂商張右傍卽角張宮左徵又在商之右羽又在角之左雖相雜而不失其次序也

絃之有定者

猶且更易如是況音之無定者乎聶崇義三禮圖述舊圖  
之言謂文王加二絃蔡邕又加二絃故琴有九絃者陳氏  
樂書亦云蔡邕之琴九絃以今推之安知非邕之時已取  
仲呂爲宮文王所加二絃已易爲徵羽之音故復加二絃  
以爲少宮少商乎如謂邕之世去桓譚未久不應宮徵頓

易則譚之世去史遷亦未遠何以張絃之次已盡更其舊

乎

譚謂第一絃爲宮次商角徵羽

曰然則後世之琴無復以黃鐘爲宮者

乎曰有之俗所稱慢角者是已三絃特緩一徽適中姑洗之律以黃鐘一均推之商角徵羽以及少宮少商之音無所不合第俗師承襲舊譌謬以仲呂之音爲角故反加此以慢角之名實則如此而後合於黃鐘之正角也曰敢問後世之琴何獨有取於仲呂曰律之最高者應鐘由黃鐘左旋順數之歷六位而得仲呂由無射右旋逆數之亦歷六位而得仲呂則仲呂之音正得清濁高下之中後世樂律曰高於古然亦必有所取以爲中故十二律皆可爲宮其常用者黃鐘仲呂二宮而已今世俗之樂比於人聲者

其律調稍下若但以絲竹爲奏如古白華華黍之章不復  
與人聲相應和卽更翻高調類皆易宮爲徵其易宮爲徵  
者是卽仲呂爲宮之意也

黍稷秬稌梁蜀秬總辨

按諸志所載穀種有黍有稷有秬又有稌有梁有蜀秬今  
取陸清獻靈壽志所徵經傳諸書益以呂氏春秋及明季  
徐光啓授時通考之論總爲辨曰稷粟名異而實同黍稷  
類同而種別稌爲黍之別種梁秬皆稷之別種蜀秬則其  
非秬而借名者也郭璞謂江東人呼粟爲梁邢昺謂梁者  
稷也可知稷粟實爲一物至於黍與稷較則黍早而稷晚  
黍大而稷小黍穗散而稷穗聚其用之也則又黍貴而稷

賤

良耜詩云其饒伊黍鄭箋謂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是也

今俗所謂小米者稷也

黃米者黍也黍有黏有不黏不黏者飯黍黏者釀酒之黍  
近人以飯黍爲稷是同其所異分粟稷爲二是異其所同皆  
俗謬也稷雖小而賤然今土人皆直稱爲穀則以所產最  
多故獨爲諸穀之長稭之名經典所不載見於呂氏春秋  
本味之篇賈思勰齊民要術謂刈稭欲早刈黍欲晚稭晚  
多零落黍早米不成黍稭並稱故知稭爲黍之別種稷之  
類有穗如狗尾艸而味最美者謂之梁爾雅注有赤白粱  
粟之稱皆好穀也又廣志以秫爲黏粟說文謂稷之黏者  
故知梁秫皆稷之別種至於蜀秫古所無有漢地節三年  
始種以種來自蜀而其黏者近秫故借以爲名非梁秫之

稊也亦名蜀黍又兼梁稊粟稷諸稱以其形似蘆荻則有  
蘆稊蘆粟荻梁之號以其藁本堅植而長又曰木稷曰高  
梁皆以形似而名其種亦有黏有不黏意其始亦必以黏  
者爲稊黍不黏者別冒他稱今則槩而一之矣又今河南  
南陽人以  
稊爲莠類其苗實皆大於莠而不可以食故不以爲穀然  
考呂覽本味篇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稊注云關西謂之糜  
冀州謂之糜糜糜實係穀類南陽  
人所謂稊者自屬莠之別種耳

鵠鷹鵠鵠辨

鵠鷹鵠鵠皆驚鳥考之字書鵠爲鷹屬又名鵠鵠又爲鵠  
屬展轉相釋終莫能得其實予謂列子天瑞篇云鵠爲鵠  
鵠爲布穀久復爲鵠以此爲物變則鵠之非鵠可知杜甫  
義鵠行言蛇食鷹子鷹領健鵠復仇則鵠之非鷹可知南

部新書云鵠鵠鷹鵠狗謂之五坊唐時置使分領之鵠鷹  
鵠皆置使分領其非一類尤明今爲博考他書折以己意  
爲之辨曰鷹獵者所畜頂有毛角謂之角鷹徐鍇以爲隨  
人指縱者是也鵠驚於鷹而多義鵠類鷹而其力差遜鵠  
則四鳥中小而尤詭者也讀甫義鵠行則鵠之力宜視鷹  
爲尤猛故以驚鳥之最稱之而畫鵠行又有長翮如刀劍  
人寰可超越之褒柳宗元鵠說謂冬夕攫取小鳥之盈握  
者左右易之以煥其爪掌旦則忍饑而縱之李邕鵠賦亦  
云益信柳說之不謬鵠賦云營全鳩以自  
援乃詰朝而自釋又禽經云鵠不  
擊胎鷹旣力不如鵠亦無此義宜不可與鵠並論也鷹雖  
力不如鵠而其所擊者不特禽鳥兼可搏兔俗稱爲兔虎

是以獵者與犬同縱陸機云鷗燕傾鉤喙向風搖翮疾擊  
鳩鴿燕雀而食之鷗所擊不過禽鳥之微者則其鷺宐又  
遜於鷹鷂鷂雖同類然韓愈嘲魯連子詩有云魯連細而  
黠有似黃鸝子以細黠稱鷂則又鷹鷂之所不受每見人  
家雞雛啄食忽爲鷺鳥攫去疾不可追人以爲此鷂鷹也  
鷂之技止於乘機竊取且至下逮雞雛宐爲諸鷺鳥所不  
屑故余謂四鳥中之小而尤詭者也總而論之鷹鷂才力  
雖殊終爲同類故古人常以竝稱鷂鷂則高下懸殊杜甫  
畫鷂行鷂所不敢承當韓愈嘲魯連子詩又鷂所不屑與  
辨者矣

濟水辨

濟水發源王屋至鉅野分流爲二故自金天德以前濟州  
皆治鉅野乘氏故縣卽在其境水經云濟水至乘氏縣西  
分爲二南爲菏水北爲濟瀆菏者濟別名也酈元曰菏水  
東與鉅野黃水合黃水上承鉅野諸陂澤東流謂之黃水  
黃水東南流又東逕鉅野縣北又東逕咸亭北又東南逕  
任城郡之亢父縣故城西南至方與晉房縣入於菏水志  
濟寧水道者據此爲文謂濟之別流亦嘗經歷任城之境  
然吾謂菏水東與黃水合蓋謂菏水流至方與與之合耳  
至黃水上承鉅野諸陂澤云云乃專敘黃水之所自來其  
自鉅野以至亢父故城西皆在未合菏水之先而濟之別  
流東過乘氏縣南者自由昌邑金鄉東縉以至方與始名



爲蒔經文所載甚明初未嘗涉厯任城之境也經又云蒔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則州境所流之泗水實與濟之別流相合寰宇記云蒔水亦名南濟水故近人多以北清河爲北濟南清河爲南濟北清河卽濟瀆南清河卽泗水也考方輿故城在今魚臺縣北則自魚臺以下泗水合蒔強名曰濟可也州境之泗未合於蒔何自冒稱爲濟世指府河泗水爲濟蓋近俗之沿訛耳考古者當知濟州故治鉅野金天德中徙治任城始有濟州之號元世祖升濟州爲濟寧府其治亦在鉅野後復改治任城故又稱爲濟寧濟與濟寧皆沿鉅野之稱非謂州境自有濟水也今以州之名濟已舊濟之水不可以無考故附記之

必欲以泗水爲濟於魚臺縣境求之可耳

沛沛辨

沛與沛古書中多混然有可以互稱者有不可以互稱者  
班固謂故秦泗水郡漢改沛郡則沛卽泗也故凡郡縣之  
瀕臨泗水與澤之爲泗水所瀦而得名者皆當作沛沛郡  
沛縣沛澤是也至若發源王屋至乘氏縣西分流而南別  
爲荷水注泗以入淮者皆屬沛水古書或誤作沛當改正  
至荷水東至湖陸入泗又東過沛縣東北則沛泗旣已合  
流故可互稱未合之先泗水在東荷水在西沛與沛固不  
相亂也

濟寧桓公溝辨

桓公溝舊志云源出州西界四十里崩山下晉冠軍將軍毛彪生奉桓溫命鑿此故名在亢父城北按水經注黃水逕任城郡之亢父縣故城西其中謂之桓公溝舊志所言當有據然考金史地理志金鄉有桓溝金鄉與濟寧聯壤豈其地割隸無常故昔屬金鄉今又屬之濟寧耶又考

國朝行水金鑑言桓公溝自鉅野入嘉祥又入魚臺則似溝水所經乃在州西南鄰縣之地非竟屬濟寧舊府志又屬之東平州謂在州之西南與南旺鉅野相接又引晉史太和四年溫北伐掘渠通濟後劉裕西入長安又廣其功謂之桓公溝檢晉書廢帝安帝二紀地理志皆無此語惟溫本傳稱其北伐次金鄉鑿鉅野三百里通舟運則此溝

甚長宐不止一州一邑之境而舊志崩山之名又爲他志所不載唯嘉祥今縣治金大定間所徙城內正北有萌山疑卽舊志所謂亢父城北之崩山考唐史崔宏札傳有盲山故渠則舊志以爲崩山蓋字誤也然溝水來自鉅野則其源又似不出於此姑記所疑留俟後考

祗平居士集卷三終

南平門人危履亨訂

祇平居士集卷四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解

國書解

凡書古曰文今日曰字古書依類爲象後人卽其始作之書  
合併交加遂以孳生於無已故曰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  
相加謂之字字猶孳也言孳生無已也以六書言之象形  
會意指事皆書之所始轉注假借諧聲則其孳生之用然  
會意指事必就先所作書合併交加其義乃見轉注假借  
則未有不兼乎諧聲者故嘗謂書之作也始乎形孳乎聲  
形聲二者六書之大綱通其說者六書之義思過半矣至

我朝所製國書一出諧聲而自足御無窮之變故其  
法簡而用周書分字頭十二而第一字頭實爲之原故今  
特解第一字頭之義夫聲分言之則有音韻二者音者喉  
齒牙舌唇之所出世所傳見溪羣疑等三十六字母是也  
韻則自上平之一東至入聲之十七洽是也昔人謂古韻  
惟五今以意推之東冬江陽庚青蒸其韻同出鼻音魚虞  
蕭肴豪歌麻尤其韻同出喉音侵覃鹽咸等韻謂之閉口  
以其同出唇音真文元寒刪先等韻謂之抵齟蓋必以舌  
上抵齟齬成音支微齊佳灰諸韻古未有定名愚以意定  
之謂之懸舌蓋他韻舌皆帖處齒齟之下真文等韻又必  
上抵齟齬之間唯支微等韻不上不下懸處其中故謂之

懸舌至於平上去入四聲互用則宋吳才老已言之朱子亦有取焉者也 國書第一字頭悉取喉音中歌麻魚真

四韻之全及支微諸韻中齊齒齧齒之音如妻齊資慈者

列之蓋他韻始出之聲如此又必借他聲收入之始成此

韻之聲

如東之始出也其聲爲都以翁字收之始協真音始出

之聲自於喉所收之聲則有鼻唇齒舌之不同唯第一字

頭所取終始喉音不參他韻

如支微諸韻中開口合口之音實亦終始喉音然如佳則

合基於捱灰則合呼於隈不能終守其始故獨爲十一字

出之音故唯齊齒齧齒之音不參他韻 頭諸韻之原若夫音有南北南人讀上聲如去北人呼陽

聲如陰故謂南無上聲北無陽聲今以三十六母推之羣

爲溪之陽聲定澄爲透徹之陽聲竝奉爲滂非之陽聲從



床爲清穿之陽聲邪禪爲心審之陽聲匣喻爲曉影之陽聲 國書陽聲俱併陰聲故無羣定以下諸聲然有併入者又有附入者疑與微音近影喻卽附入影母他若孃附泥徹附穿知附照敷附非皆以其音之相近故 國書唯影泥溪見曉邦滂心審透端來明穿照非精清日十九母其所列之次則自溪見曉三聲外類皆母經而韻緯母分六韻斷三韻爲句首句第一字爲韻中嘉麻之聲第二字爲車遮之聲第三字爲妻齊之聲次句第一字爲摩訶之聲第二字爲都圖之聲第三字與第一字聲相近但其韻稍長其聲又較宏大耳以漢字譯之則首句爲阿厄衣次句爲惡烏惡此十九母中之影母也次六字爲泥母韻與

首二句同例後悉倣此泥母下三句九字則又韻經而母  
緯首句爲嘉麻音次爲摩訶音次爲都圖音而緯以溪見  
曉之三母其下邦滂心審四母則皆母經韻緯如首二句  
例此下透端二母共十字分五句則又以韻爲經以母爲  
緯例以首句之音首二字爲阿次一字爲厄次二字爲衣  
次二字爲惡末二字爲烏其下來明穿照四母與邦滂心  
審之例同又其下五字爲影母齊齒之韻凡韻有開口齊  
齒合口撮口之別故每韻必有四音 國書多開口之韻  
惟影母則開口外兼列齊齒合口二韻蓋反切之學上一  
字取音下一字取韻音有齒牙唇舌不同韻則必歸於喉  
然後兩合成聲始渾然而無跡第一字頭諸韻皆屬於喉

而影母則音亦屬喉

他若溪見曉三母雖屬喉音然必借  
力於齒腭而成唯影母不兼他助尤

得喉音  
之正

故獨兼列齊齒合口之韻以備兩合成聲之用其

撮口之韻已具齊齒第二句中若取他韻則以各母妻齊

韻合於影母齊齒之音

如基牙爲加  
迷也爲咩

或於妻齊韻下再入

喻字之音

如欺喻爲區  
希喻爲虛

而合諸影母之合口者

如區區爲  
希虛區爲

靴故不必別出撮口之韻已備四韻之全但影母齊齒音

第三字與開口呼者無別故首句祇列二字

首二字爲牙  
也第三字當

爲去與首句開  
口呼者無別

此下六聲卽溪見曉之車遮妻齊二韻又

其下三句九字與篇首第五第六第七句同但前三句聲

在齟齬間此則純聚喉中聲尤充滿而渾雄又其下二字

卽影母合口之音不列第三字者與齊齒音同義

影母首  
二字爲

哇盟第三字當爲尾音尾爲盟下加并無第四字以下三

聲者卽首句開口呼之惡烏惡也又其下非來精清日五

母仍用首二句例母經韻緯重出來母者此爲都盧音都

盧音非南人所能强效今細審之似於來母上先以影母

之音而合出之如來母第一韻爲拉以阿拉二字合而成聲卽得都盧之音所由與前

列透端下者異也凡各母第三字例用妻齊韻唯精清二

母音出上齒避與照穿複混故用齧齒資慈之韻審母亦

借用之故其聲爲詩然審爲下齒之音與他例不符故列

入篇後雜字雜字者所以補字頭之未備而該乎音韻之

全也其字爲齧齒韻之心穿照及魚韻撮口呼之影泥見

其音爲四尺知喻女居蓋至是而韻之屬於喉者始無不備然後循

次讀之每字加以英音則爲東冬等鼻音之韻加以衣韻則爲佳灰韻及支微齊等合口呼之韻加以由音則爲蕭肴豪尤之韻加以因音則爲真文等抵齟之韻加以母韻則爲侵覃等閉口之韻而此外又有直舌捲舌滾舌諸音曰忒曰而曰勒曰克曰朴曰思之類則以漢字譯之必並書兩字之音始能得乎本音蓋併三十六母爲十九國書所以簡於漢音而溪見曉來有重出之韻及別出直舌等音兩合成字則又漢字所無也

亡友萬光泰循初最精聲韻之學然自謂達心而拙於口屢索余代爲疏解將以示其友人余不暇以爲頃余被罪幽居寢食外無一事偶憶乙丑初入京師得國

書讀之雖不能兼通其義訓然頗畧曉其聲類分合之  
故因追爲之解如右今人讀侵覃以下諸音與真文相  
混讀 國書可知其有別又如綠衣詩以風叶心招魂  
之亂以楓叶心朱子楚詞辨證中頗有論說今 國書  
風與心南同列一音又詩以儀叶河以施叶嗟類難悉  
舉禮記以且訓祖今韻魚虞中畚塗等字時或錯見歌  
麻第一字頭又可知古韻本自相通也惜無由與同學  
故人一相質証又嘆循初今日遂已無此日月而余以  
籠雞檻豕視息尺寸之區亦日以槁死爲虞不覺掩卷  
茫然百感交集也

追王上祀之禮下達庶人解

中庸述周公所制追王之禮皆王朝祭享之儀顧曰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諸侯已不得追王其先矣天子之禮何況庶人經之意蓋言時享祫享之禮自諸侯以至庶人皆得倣此意而行之也蓋以王爵爵其先與以天子之禮祀其先非身爲天子不可至於報本追遠人有同心不容禁遏故時享祫享之禮盡天下之人必使之皆有以自申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人無父母何生無先祖何出時享祫享下及庶人所以教天下以不忘本始之義與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同義故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祫享之禮自天子下達古聖人惟恐人之背本而忘始故以身爲率欲使民德悉歸於厚必無有禁人之報本反始

而反加以僭竊之罪也周公制禮在成王世太王王季於  
成爲高曾二代與祖考爲四親廟蓋四時所常祭者四時  
所常祭者皆尊以王爵則爲太王王季之尸者必服袞冕  
可知至自不窋以下非四時所常祭者則於祫祭及之曰  
上祀先公則爲尸者必服鷩冕不服袞冕可知然而樂舞  
則用八佾徹饌則歌雍詩其他牲牢器皿俱有非諸侯以  
下所敢干者此謂祀之以天子之禮也父爲大夫子爲士  
葬以大夫祭以士何也此反言以起下文也如二王之後  
雖得自用其先代之禮樂然以上公之禮祀其先終不得  
與周室比隆也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何也  
此則正言祭從生者所謂追王上祀之禮之下達者也大



夫之父不定爲士經言父爲士不言父爲庶人大夫得廟  
享其祖經又不言祖之爲士爲庶人何也曰古文多互見  
之辭舉一可以例餘旣已祭從生者則其子孫苟得躋於  
大夫之秩卽無論父祖之爲士爲庶人皆得以大夫之禮  
祀之時享旣然則當祫享時雖其已祧之主亦必以大夫  
之禮祀之可知也蓋生雖賤微歿得與享尊榮之祭所謂  
斯禮之下達者然也如謂必其父之爲士而後可祭以大  
夫則斯禮達乎士而止不得下及庶人矣如謂士庶人但  
有時享無祫享則追王之禮達上祀之禮格而不行不得  
通謂之達矣記曰禮由義起又曰緣人情而制禮後世禮  
文殘缺儒者旣不見全經又不能準情度義以精求古人

制作之意但據王制一昭一穆之文妄謂大夫止祭祖考經言大夫不得爲高曾立廟豈嘗禁使不祭乎大夫得祭高曾余於祭法中嘗論之至於庶人皆得祫享其先中庸所言下達之理乃其的據解者復以下文不再及上祀爲疑下文言父不言祖將謂祖亦不享大夫之祭乎且謂士歿得享大夫之祭以此爲下達之禮則上祀一語幾成贅設卽謂王朝祭享之儀不空漏畧則雖並舉時祫二享至於下達庶人要必鑿指一節言之不應並承追王上祀統以斯禮目之也昔歐陽公爲濮議謂爲人後者於其所生父母之名不可沒至厯引前代之文以証之論者猶斷斷然必以所生父爲伯叔余亦謂中庸言祫享之禮下達庶

人其旨甚明論者復爲異說以汨之余故句爲疏解以釋其疑必欲薄於本始堅執近人之論謂大夫以下槩不得享及五世以前則歐陽子所謂雖聖人復起亦不能與之辨矣

旅酬下爲上解

蔡虛齋謂弟子舉觶非勸其長飲盞洗盡更酌以歸於其長其長則用此往勸他人耳是說也林次厓已據儀禮駁正其非近濟陽張稷若曰儀禮唯燕坐時乃有執事者行酒餘竝親酌無代酌法也語尤徹透其他所論虛齋多不與儀禮相合汪武曹辨之最明其言曰兄弟弟子舉觶爲旅酬始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爲無算爵始兄弟弟子

舉觶凡二次賓弟子止一次旅酬時長兄弟酬賓是其弟子之觶賓酬長兄弟則前此主人酬賓之觶之奠而未舉者非其弟子之觶也又曰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據儀禮爲旅酬後行無算爵事中庸鄭注及朱子章句皆屬之旅酬者蓋旅酬無算爵皆所以盡歡心而無算爵爲尤甚下大夫之禮闕旅酬止行無算爵雖曰其禮從殺要亦以無算爵所及尤廣已足以盡歡心也故旅酬無算爵竝舉則各爲一事專言旅酬自足以該無算爵若但行旅酬不行無算爵則惟大祥爲然使此之所言不兼無算爵不且同於大祥之祭乎雖然武曹之論亦有未合於儀禮本旨者武曹以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及衆兄弟

互相酬長兄弟酬賓分旅酬爲四節考特牲饋食禮旅酬  
但有二節其一曰賓酬長兄弟其下則有長兄弟酬衆賓  
衆賓及衆兄弟互相酬二事其二曰長兄弟酬賓其下亦  
有賓酬衆兄弟衆兄弟及衆賓互相酬二事古文簡蓋互  
見之故張稷若儀禮句讀以前一節爲旅西階一觶後一  
節爲旅阼階一觶及後二觶並舉爲無算爵今分旅酬爲  
四節則似長兄弟一酬賓旅酬之禮已畢不復有下二事  
而下文所云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音通皆爲衍說矣又前  
此主人酬賓兄弟弟子酬長兄弟皆止曰酬不曰旅酬自  
賓酬長兄弟以後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  
此以下乃謂旅酬鄭注云旅行也受旅謂受行酬也朱子

訓旅爲衆則似自左受衆於義難通蓋朱子但據中庸爲訓未及校研儀禮原文故有此失當從鄭注訓行爲是其曰下爲上者何也孔穎達據少牢饋尸禮謂旅酬時卑者二人各舉觶於其長卑下者先飲是下反爲上蓋謂導飲之禮卑者先長者而行事故曰下反爲上爲字當讀從本字若讀去聲則仍是代長者酌酒且是崇長之義不見逮下之恩矣

訓

問訓

索隱謂房四星若人之房三間有四表然房以間計舊矣然謂三間有四表者凡立屋必先植柱以爲表詩所謂有

覺其楹是也顧不曰楹曰表者表雖四楹不止於四也唐  
宋以來凡記造作之工動以楹計蓋言所費材木之多如  
此非以一楹爲一間也近人輒云構屋三楹不知三楹何  
以成屋或又小變其文以三間爲四楹五間爲六楹較之  
以一楹爲一間者差有意義然此特司馬貞之所謂表耳  
非楹之本訓也宋王安石記祥符觀三清殿云觀之中有  
屋四注楹二十有四此則五間之屋今所謂六楹者是也  
據古訓六楹者皆當改爲二十四楹四楹者皆當改爲一  
十六楹今以楹數難計不若間數一望可知故余記造作  
之工悉目爲若干間云

釋

## 茶釋

詩之言茶者四而其解有三邶風誰謂荼苦大雅堇荼如飴皆爾雅所謂苦菜是也周頌以薄茶蓼則爾雅所謂萎葉是也鄭風有女如荼則鄭箋以爲茅秀葢茅草秀出之穗也而朱子詩傳於邶風大雅皆云蓼屬則又與周頌爲一類正義良耜章載王肅之說茶陸穢蓼水草則又分二物先儒陸清獻云草木之類有種一而臭味各別者正義以其分者言之朱子以其合者言之也愚爲之折其中曰陸生之茶與水生之蓼有異同屬陸生而苦菜之與穢草又有異然其種則一故朱子槩云蓼屬所謂以其合者言之也然茶蓼可合而鄭風有女如荼爲茅草秀出之穗獨



與邶風周頌異種此又不可以其名同而誤合之也

答問

時禘答問

問者曰朱子論宗廟之制一世自爲一廟各全其尊不相降壓又云四時之禘親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如此則每祭必相降壓何取乎常時之獨自爲尊答曰古有日祭月祀之禮時禘特舉諸四仲之月自四仲以外日祭月祀固未嘗不各全其尊也又况禮家所言諸侯唯秋嘗冬蒸二禘夏禘則一牀一禘天子唯禘嘗蒸三禘春禘亦牀則牀饗時之各全其尊者已多如人子孫之奉其祖父伯叔常時未嘗不各致其尊至於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其禮不

數又何嫌於一時之相降壓乎

祇平居士集卷四終

將樂門人許遇璵訂

祇平居士集卷五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考

歷代廟學考

古者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虞夏商周四代之學說者謂以舜禹湯文爲先聖各取當時佐佑四聖成其德業者爲先師以配享焉顧其制已無可復稽而自漢以後立學者皆廟祀孔子孔子之有廟自其卒後一年始孔子卒魯哀公十六年至十七年公爲立廟舊宅置卒守焉漢高祖十三年過魯以太牢祀自是以後歷代莫不崇祀焉光武建武五年使大司空祀并祀七十子於孔廟靈帝元光元

年置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子之像魏芳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祀孔子於辟雍北魏孝文帝親修孔子謁拜禮文成帝復飭有司別行薦享之禮其廟曰宣尼廟蓋自兩漢時祀孔子皆於闕里靈帝始畫像於學然不釋奠魏時釋奠於辟雍亦不稱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宣尼者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遂以爲廟號後齊制每歲春秋二仲月行釋奠禮月旦祭酒領博士以下拜孔揖顏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

在城日坊

博士以下亦每月朝焉蓋外郡設學立廟見於史冊者始此他若設守卒給邑戶葺祀廟晉宋梁隋間時有之要之自魏正始至隋大業

間凡釋奠悉尊孔子爲先聖配先師顏子唐高祖武德二

年始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七年釋奠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太宗貞觀二年國學竝祀周孔前後凡十年至是始用房辛齡議罷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子配如隋以前故事四年詔州縣學皆立孔子廟此唐世州縣學立廟之始

寧化志云隋開皇中以周公爲先聖南面孔子東面唐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貞觀中房辛齡

請別祀周公又云定孔子爲先聖南面徧祀天下郡邑學皆自貞觀始考之史隋無周公先聖之文唐無周孔各一

廟之事貞觀初罷周公祀不別祀別祀乃顯慶間事又貞觀初夫子坐西牖下東向史有明文未嘗南面郡學立孔

顏廟北齊時有之隋世亦有州郡釋奠之文寧化志皆謬今正之又按唐世所云周公孔子廟猶後齊之稱孔顏廟

非謂各立一廟也二十一年詔以卜子夏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

享自此孔子廟始有以先儒從祀者其後長慶初李繁爲處州作孔子廟左邱明諸儒外復有孟軻荀況韓嬰董仲

舒揚雄五人爲貞觀詔旨所未及蓋外州縣又各以其意爲之非國學之制如此也

後孟軻荀況揚雄董仲舒皆從祀惟韓嬰一人始終不見祀典

高宗永徽中復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顯慶二年用長孫無忌言以周公作禮樂當同王者之祀乃以周公配武王而孔子爲先聖自是以後定孔子爲先聖專祀於學萬世無異議焉  
玄宗開元八年李元瓘奏先聖廟以顏子配其像當坐今乃立侍餘弟子列像廟堂不預享而范甯等皆從祀請釋奠十哲享於上而圖七十子於壁曾參以孝受經於夫子請享之如二十二賢乃詔十哲爲坐像悉預祀曾參特爲之像坐亞之圖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廟像自西漢時文翁治蜀崇學校孔子及七十二賢皆

琢石爲之像自此始有先聖賢像國學之有像則自靈帝

元光元年始而梁元帝承聖初於荊州創宣聖廟

荊州卽元帝所

都自圖畫先聖像爲之贊然其像皆畫至是乃有塑像然

文翁石像皆席地跪坐自元光以來畫像皆立開元間爲坐像非復古人形制宋時錢子言作白鹿洞禮殿塑像朱子嘗告以兩膝著地反蹠而坐之說子言不能用朱子謂使東南學者不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爲之深慨然反蹠而坐今謂之跪當獻官就位時受祭者先南面而跪向之非所以寧祭者之心蓋古者祭必設尸塑像本其遺意獨釋奠之祭有樂無尸則像固可以不立文翁石像蓋使人睹其遺範追想盛德之儀容彷彿復見洙泗斷斷



氣像韓子所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者是也後世沿訛遂

設祭於其像之前非古者有樂無尸之義矣至明嘉靖間

用輔臣張璁議易像以主其論始定後世以爲不易焉而

曾參之配享實始於此先是睿宗太極元年以兗國近祠

戶三十供洒埽顏回曾參皆配享蓋徒配享於兗州之祠

至是始配享國學

或云高宗總章元年詔贈顏子爲太子少師曾參少保此曾參配享之始然封

爵與從祀異宋徽宗崇寧元年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

沂水侯而鯉伋之從祀乃在大觀咸淳之年又自漢以來

諸弟子像祀於廟者止七十二人開元畫像亦然而二十

七年封爵凡七十七人悉依史記與廟像不同故知以封

爵爲從祀者謬也 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服王者袞冕贈  
弟子各公侯伯五季兵戈史所載惟周高祖幸闕里廟再  
拜而已宋藝祖建隆三年始詔文宣王廟門立戟十六枝

用正一品之禮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諡孔子至聖文宣  
王至聖之稱始此二年賜曲阜廟桓圭一從上公之制冕  
九旒服九章仁宗時御賜飛白書殿榜金字篆牌今闕里門及正殿榜額遺蹟猶存此孔子廟賜御書榜額之始慶歷四年詔天

下州縣皆立學古者璧雍類宮之制有學無廟釋奠則於  
學中行事而已北魏以來始有廟然徒設於國學後齊時  
郡學亦得立廟唐貞觀中州縣學皆立廟其後學廢而廟  
獨存遂至有廟而無學至是始復詔立學故自慶歷以後  
諸州縣率廟學並稱神宗元豐七年詔以孟軻配享荀況  
揚雄韓愈從祀唐世先儒從祀者卜子夏外左邱明至范  
甯二十一人而止元豐而後增祀不一自此始有歷代從

祀之儒徽宗時考正廟像冠服制度冕用十二旒服九章  
執鎮圭增廟戟至二十四圖賜天下州縣學使式大抵宣  
聖廟唐宋兩朝異制開元中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內出王  
者袞冕之服以衣之而大中祥符間冕服乃從上公之制  
至是始復用王者冕服崇寧三年賜壁雍文宣王廟名曰  
大成殿大成殿之名始此是年詔正配享從祀之位先是  
唐貞觀中廟像顏子與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同列開元中  
又與閔子以下十人同列宋元豐間詔以孟子配享位次  
顏子而閔子以下諸賢猶與顏孟竝列如故是年用太常  
寺議正顏孟配享之位文宣王帳座之前自爲一列閔  
子以下從祀者又在其後而故時曾子像在十哲之下與

顏子竝稱配食者至是始分爲二大觀二年詔躋孔伋從祀四年詔贈史記所載公夏首十人侯爵悉預祀政和三年封王安石爲舒王配享王雱爲臨川伯從祀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所爲三經義敗壞學者心術欽宗靖康元年諫大夫楊時力論之罷配享降從祀之列至理宗淳祐元年斥去安石父子列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及張栻呂祖謙從祀自是學者始知有正學之歸度宗咸淳三年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享升顥孫師於十哲孔鯉邵雍司馬光從祀自此顥孫師列十哲之位而顏曾思孟後世稱四配焉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加聖像冠冕十二旒服十二章顏孟章服皆九而故時闕里廟漢魏以

來代有增修至是制尤大備元成宗大德十年大都宣聖  
廟成加號夫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文宗至順十年封顏  
子竟國復聖公曾子邾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  
鄒國亞聖公復聖宗聖述聖亞聖之稱始此明太祖循元  
代之舊大成至聖文宣王南向四配東西向稍前十哲稍  
後爵皆公從祀諸賢列東西廡爵皆侯伯仍詔天下通祀  
學宮洪武五年詔罷孟子祀六年復祀成化十八年二月  
詔天下學校孔子廟庭所在過者皆下馬此後世廟門外  
東西各立下馬石碑之所始嘉靖九年議正文廟祀典改  
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從祀諸賢故所封爵皆罷  
去其四配用元文宗加封之號止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

自十哲以下及門諸弟子稱先賢自左邛明以下稱先儒  
改大成殿爲先師廟門曰廟門去塑像設木主別立啓聖  
祠祀聖父叔梁紇爲啓聖公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  
配稱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先是宋真宗大  
中祥符五年追封孔子父爲齊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加  
封爲啓聖王啓聖之號始此然未有追祀之典明洪武初  
宋濂上夫子廟祀議言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回參坐堂上  
其父列食廡間顛倒彝倫莫此爲甚蓋本洪容齋隨筆宏治間程  
敏政謝鐸皆言無繇等廡食於義未安宜別立啓聖祠令  
與孟子父配食程朱父及蔡元定皆從祀先後格於禮官  
之議至是輔臣張璁獻議特賜允行十二年二月丁巳釋

奠初祀啓聖公自是各州縣學皆立啓聖祠萬歷二十三年湖廣巡撫郭惟賢言宋儒周敦頤之父輔成宐從祀啓聖祠詔可於是啓聖祠始增祀輔成崇禎十五年詔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改稱先賢 國朝順治二年定文廟諡號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四年改定諡號爲至聖先師孔子雍正元年追王至聖先師五代叔梁紇爲啓聖王伯夏爲昌聖王防叔爲貽聖王祈父爲裕聖王木金父爲肇聖王改啓聖祠爲崇聖祠先是明天啓元年御史董翼上孔廟追祀議謂啓聖祠之設其初特因顏曾思孟坐堂上父不應坐廡下故爲此以通典禮之窮蓋以求安點鯉無繇未及爲孔子崇報計也臣謂防叔

伯夏竑一體追封奉祀又萬歷間國子學錄張養蒙疏正  
祀典謂周輔成旣得比例珣松則張載之父自應例於輔  
成皆不能用及是追封及於五代而張載之父亦預從祀  
我

世宗追崇先聖卓越千古而典禮之備後世無

以加焉是年十月禮部奏請各省府州縣衛所各建忠義  
孝弟及節孝之祠節孝祠擇地別建忠義孝弟祠建學宮  
之內此爲學宮內兼立忠義孝弟祠之始至於及門諸賢  
從祀者自文翁學堂圖及東漢靈帝鴻都門學畫像唐開  
元中畫像宋太祖真宗再命儒臣撰從祀諸賢贊皆七十  
二人至徽宗大觀四年用議禮局言據史記弟子傳增公  
夏首后處公肩定顏祖鄭單罕父黑秦商原抗樂欬廉潔



十人南宋度宗時復增祀孔鯉一人則凡孔門諸賢從祀者共八十三人自唐太宗配祀顏淵季宗并祀曾子至宋神度兩朝孟子子思皆配祀廟堂後世始有四配之目而故時開元所定十哲之數獨少顏子一人而家語史記所載諸弟子名次子張皆列子夏之後度宗遂特升子張於十哲之位自此及門諸賢祀廡下者七十有一人嘉靖初別爲叔梁紇立啓聖祠而顏路曾點孔鯉皆配食啓聖其餘六十八人則又更正複謬據論語註疏改申黨申根爲一公伯寮秦冉顏何家語不載皆罷祀林放蘧瑗非及門士令各祀其鄉則嘉靖時諸賢祀廡下者止六十二人國朝雍正元年復祀秦冉顏何林放蘧瑗四賢於

廟廡又據家語增祀縣亶一人又據孟子增祀牧皮一人而乾隆三年又升祀有子於十哲之次故今制諸賢祀廡下者六十有七人其他非孔子弟子而得從祀者始唐貞觀二十一年以左邱明至范甯二十一人配祀歷代以來增祀不一時亦互有黜陟至雍正元年復進嘉靖間改祀於鄉者鄭玄范甯二人增祀孟子弟子四人又祀蜀漢諸葛亮以下至宋元明儒多有增祀并進當代大儒陸隴其從祀而宋儒之從祀者先是康熙五十一年特躋朱子於十哲之次故今諸儒從祀者東西廡共五十六人其貞觀所祀二十一人中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罷祀鄭衆盧植服虔三人改祀於鄉元豐從祀

三人中苟況揚雄皆罷祀惟揚雄爲洪武二十九年所罷  
餘俱嘉靖時定議如此今自廟及廡凡與於祀者悉按會  
典原次序錄於後

中座至聖先師孔子

東配二人復聖顏子述聖子思子

西配二人宗聖曾子亞聖孟子

東廂六人閔損冉雍端木賜仲由卜商有若

西廂六人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顓孫師朱熹

東廡六十二人先賢

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梁鱣冉孺伯  
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公西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

鄒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鄧鄭國原亢廉潔叔仲會公西興

如邽吳陳亢琴張步叔乘泰非顏噲以上唐貞觀間從祀顏何明嘉靖九年

年罷祀國朝縣直國朝雍正二年增祀樂正克萬章右二人

從祀周敦頤程顥右二人宋淳邵雍宋咸淳元年從祀先儒穀梁

赤伏勝右二人唐貞后蒼明嘉靖九年從祀董仲舒元至順元年從祀杜

子春唐貞觀間從祀范甯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韓愈宋元豐七年從祀范仲淹國

朝康熙五十胡瑗明嘉靖九年從祀楊時明宏治八年從祀羅從彥李侗

右二人明萬歷張栻明景泰二年從祀黃幹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真德秀

明正統二年何基趙復吳澄右三人明永樂八年從祀後許

謙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王守仁明嘉靖十年從祀薛瑄明隆慶五年從祀羅欽順

陸隴其右二人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西廡六十一人先賢林放

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國朝雍正二

年復祀

宓不齊公冶長公哲哀高柴樊須商澤巫馬施顏辛

曹卹公孫龍秦商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容

蒧顏祖句井彊秦祖縣成公祖句茲燕伋樂欬狄黑孔忠

公西蒧顏之僕施之常申棖左邛明

以上俱唐貞觀間從祀

秦冉

唐開

元二十七年從祀

罷祀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牧皮公都子公孫丑

右三

國朝雍正二年增祀

張載程頤

右二人從祀

宋淳

先儒公羊高孔安國毛

萇高堂生

右四人唐貞觀間從祀

鄭玄

唐貞觀間從祀

明嘉靖九年國朝雍正二年

復祀諸葛亮

二年國朝雍正

王通

明嘉靖九年從祀

司馬光

朱咸淳三年從祀

歐陽修

明嘉靖九年從祀

胡安國

明正統元年從祀

尹焞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呂

祖謙

宋景定二年從祀

蔡沈

明正統二年從祀

陸九淵

明嘉靖九年從祀

陳淳魏

了翁王柏

右三人  
雍正二年從祀

國朝

許衡

元延祐  
間從祀

金履祥陳澧

右二  
人

國朝雍正  
二年從祀

陳獻章胡居仁

右二人  
明萬歷  
十二年從祀

蔡清

國朝雍正  
二年從祀

右自顏子以下凡與祀者百三十有九人其及門諸弟子

所書姓名字大槩從司馬遷史記傳文史記所載及家語

弟子行篇皆七十有七人而互有不同公伯寮秦冉鄒單

家語不載而家語琴牢陳亢縣亶三人又為史記所不載

至於彼此俱載而姓氏互異者十有五人其一字偶異者

七人公皙哀家語作公哲克公孫龍作公孫寵顏高作顏

亥

見司馬貞  
索隱注

今本又作顏刻公夏首作公夏守申棠作申

繚

見張守節正義註公伯寮下  
守節蓋以公伯寮即申繚也

今本作申續又作申續申

續顏幸作顏辛巫馬施作巫馬期姓名同而中少一字者  
四人公祖句茲家語作公祖茲奚容蒧作奚蒧左人郢作  
左郢公西與如作公西與少一字而所存之字復異者三  
人顏無繇家語作顏由漆雕徒父作漆雕從公肩定作公  
堅又二字并異者一人后處家語作石慶然他書多言家  
語以后爲石不言訛處爲慶則作石慶者又近時之誤本  
也其舊本家語有而今本失亡者一人則嘉靖間所罷之  
顏何是也史記云顏何字冉司馬貞索隱註曰家語字稱  
又貞於史記四十二人無年行及不見書傳者紀於左之  
下註云家語此例惟有三十七人今家語所載止三十六  
人可知今本脫漏家語雖孔氏書王肅爲之註然其書不

列於學官民間傳寫摸刻多有脫誤

朱子論語集註謂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

處孔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今本家語無之宋本所有者猶且脫漏如是况唐世所傳之本乎

明嘉靖

時據家語駁史記而縣直一人家語所載獨不從祀又據流俗譌本之家語而毅然罷斥歷代崇祀之先賢此則張聰之妄也我

世宗御極考正舊典復祀罷斥諸賢

別有增祀皆根據經史詳覈其生平雖百世之王不能復易矣今所祀者據史記弟子傳七十七人斥去公伯寮一人益以家語所載琴牢陳亢縣直三人又據孟子增入牧皮一人而遽瑗林放則文翁學堂圖所載以其遠有承自故仍祀於兩廡而曾蒧顏無由則先已配食啓聖故止八十八人焉

通廟廡計之得此數

其他先儒從祀之年各註於本名之下



闕者仍之亦不復能詳考云

先聖賢位次考

古者廟制尊東向之位後世率以南向爲尊故先師廟孔子南向然前志皆不言其所自始近時李世熊爲寧化誌謂始唐貞觀之年然考新唐書禮樂志云貞觀中廢周公祭而夫子位未改則寧化誌之言妄矣據新書言舊時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牖下至開元二十七年謚夫子爲文宣王自是二京國子監天下州縣夫子始皆南面然開元禮載皇太子及諸州釋奠儀皆云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東向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南向皇太子及州刺史當獻者位皆西向則夫子實未嘗南面也

或謂開元禮前此十四年所定固不應預有南面之文余獨以爲不然開元禮有唐一代所遵後雖小有損益其大體卒無更易且貞元元和間則有郊祀錄禮閣新儀曲臺新續諸禮等書肅代兩朝不聞別有制作誠使開元二十七年廟制已更則凡陳設饋享諸儀皆須改正以示有司畫一之守豈得尙仍其舊且新書載仲春仲秋釋奠於文宣王設先聖神座於廟室內西楹間東向先師於先聖東北南向是孔子追謚文宣之後位猶東向新書亦旣言之矣於此顧復自爲異說又况先聖之號雖周孔遞更而以東向爲尊則固一朝定制考韓愈禘祫議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是唐世宗廟之祭亦尊東

向之位且在憲宗時猶然而謂貞觀開元時獨以南面爲尊則豈後人更變祖宗之舊致前後異制乎史又何以不言元和改制之由也如謂元和廟制亦不過率循祖宗之舊則夫貞觀以前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墉下乃竟如宋紹熙間越州孔子廟有司以私意復古使配位皆東向拂今之法戾古之義先師其不妥於此矣而寧化誌又別造隋開皇中以周公爲先聖南面孔子東面之文似廟制以南向爲尊蓋自隋世已然考隋書高祖紀及禮儀志竝無其語而唐書貞觀二年載房玄齡等建言謂大業以前皆孔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是周孔竝祀實始武德之初開皇之說已屬無稽南面東面之文尤爲臆說無疑

矣

考闕里誌歷代諡封載隋文帝贈孔子為先師尼父疑寧化誌據此為文遂以周公先聖為開皇間事并造南

面東面之文也然昭孔子為先師隋書紀志皆無此語未知闕里誌何本自我論之先聖南面

其制實始於宋觀馬端臨通考所載釋奠諸儀惟州縣釋

奠儀有獻官詣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北向兗國郕國沂國

鄒國神位前東向之文其文雖附列開元禮後然考至聖

文宣之諡加於大中祥符元年而兗國以下悉皆宋時封

爵

開元中封顏子為兗公不稱國祥符始封兗國公郕國以下元豐咸淳間所封

則非開元舊制

可知新書開元間夫子南向之說蓋作史者習於宋時之

制妄意唐世亦然故意為之說如此耳

舊書禮儀志載開元二十七年亦有

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列侍之文然與開元釋奠禮及宋崇寧間太常寺所述舊制不符恐劉昫自以五代時所

見追意唐制如此也

至於配享從祀諸賢位次唐宋元亦各不同唐

時配享者爲坐像在先聖位東北南向其餘畫像於壁者以次東陳南向至宋時改先聖位南向而從祀諸賢則列之兩廡於是兩廡從祀者始皆東西向然而列像於廟堂者位皆西向無東向其西向列侍者元豐以前承開元塑像遺制十哲及曾子凡十一人元豐七年列孟子於顏子之次則凡十二人爲一列崇寧三年用太常寺議正配享從祀之位顏孟二人爲一列在文宣王帳座之東南閔子以下十人又爲一列在顏孟之後雖位次前後稍分其像則皆西向咸淳三年躋曾子子思配享則帳座東南凡四人爲一列而以子張補十哲之闕則列四配之後者仍得十人之數元大德間爲大都文宣王廟則雖列像廟堂者

亦皆東西向顏子子思爲一列西向曾子孟子爲一列東向閔冉以下皆分東西向勝國初悉仍其舊而國朝因

之然宋元兩廡之制雖皆東西向其中又有不同宋時七十二賢先自東廡之北以次南列已然後又自西廡之北

次列而南

見朱子語錄論漳州從祀諸賢次序之亂

元明以來東西分列則凡

故時東廡之北次居第二第四者皆改列西廡之北西廡之北次居第一第三者又改列東廡之南此兩廡位次之又有不同者也抑朱子因陳膚仲問釋奠之儀嘗論政和五禮及今禮院所頒多舛錯不可用而獨取開元禮爲最善又謂開寶禮悉錄開元禮則似宋初尙仍唐制其南向西向及東西向之位又不知自何世而更也

配享從祀考

配享從祀之稱至宋始分唐世配享者卽謂之從祀其餘畫像於壁者不預享亦不稱從祀貞觀中詔左邱明等十二賢皆配享而開元中李元瓘奏議第稱爲從祀其請設曾子像則又云享之如二十二賢及玄宗用其議謂十哲宜享於上因爲十哲像而其詔則又云預祀釋奠儀先師祝文則云式陳明薦從祀配神雖顏子亦第稱從祀然而曰從祀又曰配神則知配享從祀固唐世之通稱耳其國學釋奠祝文雖有兼及七十二賢之語然而前享之日雖設先師犧象山轡於先聖酒罇之東而畫像諸賢不聞別有陳設行禮則但於先師首座之前而已至於邱明以

下則祝文亦不列其名故雖釋奠之日槩云從祀而特稱  
子張以下諸賢爲從祀則亦無之是知畫像於壁者不預  
享亦不稱從祀也宋時始以畫像於壁者改爲塑像於兩  
廡釋奠陳祭器則兩廡各設象尊二而於三獻官外別設  
分獻之官以主其祭自此非配享者亦得從祀而從祀者  
又不得冒加以配享之名蓋自兩廡諸賢而外其顏閔十  
哲舊時同列廟堂者至此又分前後之位而顏曾思孟稱  
配享三獻官主其祭閔子以下但稱從祀其祭悉分獻官  
主之自是以來配享從祀之稱各不相混焉

### 殿廡考

宋洪邁論顏曾配享廟堂路點乃在廡下子處父上於義



未安以此爲唐以來相傳之制論者遂以兩廡自唐世有  
之余考之不然唐無兩廡之制自七十子以及左邱明諸  
大儒等但以從祀畫像爲分貞觀中從祀者顏子左邱明  
卜子夏等共二十三人開元中更塑十哲及曾子像則從  
祀者止十有一人其餘諸弟子及左邱明以下諸儒悉圖  
於廟壁元和間李繁爲處州孔子廟韓愈爲其廟碑之辭  
有曰像圖孔肖咸在斯堂則知諸賢或像或圖悉在廟堂  
之上史云廟壁卽廟堂之壁也至於上丁釋奠其陳設饋  
享諸儀開元禮言之甚備皆在廟堂之上廟之外未嘗別  
有兩廡宋時自顏子十哲而外餘皆從祀廟庭於是始有  
兩廡凡兩廡從祀諸賢卽唐世畫像於壁者也然諸州縣

又與國學不同諸州縣孔子廟門人像舊惟顏子一人

唐開

元禮諸州釋奠祝文亦但云先師顏子不及他賢惟國學釋奠則云顏子等七十二賢後或具爲子

夏子路十人像遂以爲大備故王安石爲繁昌學記第云

治其兩廡爲生師之居不言諸賢從祀之所至神宗元豐

七年詔以鄒國公同顏子配食先聖荀况揚雄韓愈竝從

祀於左邱明二十二賢之間始頒行天下學廟塑像自此

諸州縣皆有兩廡之祭其陳設則兩廡各設象尊二行事

則三獻旣畢贊引分獻官分獻兩廡皆前此開元禮所未

有也蓋兩廡之制始於宋而諸州縣之得祀諸賢於兩廡

則自元豐七年始洪邁之云特據宋制臆度如此蓋考之

或未詳耳至宋時釋奠儀設登歌之樂於殿上著犧象壺

之尊在殿下其他言殿者不一蓋其稱實始於徽宗崇寧  
間前此皆謂之廟北魏稱宣尼廟後齊稱孔顏廟梁稱宣  
聖廟唐稱孔子廟宋初稱文宣王廟自崇寧三年詔辟雍  
文宣王廟賜名大成殿自此始稱爲殿今所傳宋時釋奠  
儀配享諸賢有邾國沂國之稱蓋度宗咸淳以後禮院所  
頒也然而文宣王之諡始於唐之開元而孔子廟至宋時  
始稱爲文宣王廟大成殿之名始於宋之崇寧而其時亦  
但稱文宣王殿

楊龜山集有浦城文宣王殿記

至元明間始稱大成殿及

嘉靖間復稱爲廟自後悉稱先師廟然考顯慶間長孫無  
忌等言禮釋奠於其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  
毛公書有伏生又禮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氏註若周公

孔子也故貞觀以夫子爲先聖衆儒爲先師開元禮亦然  
以顏子等七十二賢爲先師今孔子廟木主雖稱至聖而廟  
額但稱先師此於禮經之意未符後之人猶有可議者也

歷城門人彭雲鶴訂